

春秋諸傳會通

十二

晉趙鞅歸于晉
氏即晉六卿二荀氏也韓氏魏氏趙氏荀氏也荀氏知此亡知

晉趙鞅歸于晉

韓趙魏三家分晉
未趙鞅以趙氏為請于十二月辛卯

其罪一也鞅有難之者故請其歸為易矣蘇氏曰三子之叛
秋書鞅歸于晉以非與之故得復實晉侯射以無助故終刑
耳叛逆人臣之大惡始禍又充國之衰狗韓魏之不能致許于
鞅無政刑矣其甲以能逐君乎先儒或謂言歸者以地正國也
復取晉陽之甲以逐君乎先儒或謂言歸者以地正國也
鞅而可也使人主可以得君側之人則與無罪以兵諫者實
國而可也使人主可以得君側之人則與無罪以兵諫者實
變其若也後世則此說稱兵向闕不以罪君測為名而實
欲其若也後世則此說稱兵向闕不以罪君測為名而實
之也若也後世則此說稱兵向闕不以罪君測為名而實
言入也若也後世則此說稱兵向闕不以罪君測為名而實
分晉之全鞅而後秋之言歸則矣說晉無歸則易羊賊不此韓趙盈魚石猶也

薛弒其君比

胡氏曰薛弒其君比也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晉公殺趙陽皆作

初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釀而告之

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文子卒衛侯始惡之曰戌將

天若可誅刀錫不亦濫乎棄川於道者有孫復之過
春秋動輒有罪蓋商鞅之法耳
王六尺者有罰其不善議復者矣
僚薛弒其君比也

薛弒其君比也
僚薛弒其君比也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釀而告之

為亂奔衛侯逐公叔戌與具黨故趙
陽奔宋成叔來奔趙夫戌南子也
人愬曰成將為亂故公叔來奔趙也
故亦出奔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喪其府也大臣之積而
能散以財發身不為貪人之所怨於以保其爵位倘庶
呼幾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公羊二月作三月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夏衛北宮結來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所治自也吳使越越子句踐樂之陳子馮逃以刑遂自到也師鬻之而
辭曰二君有治之臣奸旗故不動使罪人三行獨也師鬻之而
將持還卒因而伐之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句踐入
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也書敗者詐也定五年於越入
忘踐允常之報越而忘越也書敗者詐也定五年於越入
向踐允常之報越而忘越也書敗者詐也定五年於越入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
歲越又入吳悉書于史以告也哀之元年吳子敗越
捷句踐於會稽之上豈獨不告而史策不書疑仲尼削
之也吳子光卒夫差曰年乃報越則夫叔之戰復父讎
也非報怨也春秋削而不書以為常事也其旨微矣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
侯于脾上梁之問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
王桃甲帥狄師襲晉戰于絳中克不而還
求伯誅晉之君同為范中行而會致公者以其助不衷
而危也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謝氏曰是時衛有公叔戌之難牽
之會著齊不能定衛難也此亦一說
獎亂臣謀動干戈大義亡矣

天王使石尚來歸服
能清宋難也此時宋有公子辰之難洮之事會著齊不
之患為尤宋豈能舍其國而
謀救范氏哉疑謝氏說其國而

祭社之肉天子之盛以服器以賜同姓

諸侯親兄弟之
國與之共福
天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周之大夫不名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秋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賜而謂之歸

神福賴諸侯所

惜乎禮之不能

大何與於此哉

衰諸侯共福則

入之朝何足各

之室子已為膳

已衰中使自宣

不夫不行禮於

魯不助祭而歸

魯不助祭而歸

魯不助祭而歸

魯不助祭而歸

穀梁

石尚士也天子

知其士也天子

知其士也天子

知其士也天子

知其士也天子

知其士也天子

知其士也天子

不當如左氏所記又刺曠入其家使真宋南子家也刺曠
育殺南子之名而走又入其家使真宋南子家也刺曠
常山劉氏曰刺曠出奔春秋不山子之意亦已明矣如
也南子之惡亦已甚矣此能為辨明矣致其靈公聽南子
哀姜謂曠曠欲弑其母不此能為辨明矣致其靈公聽南子
之謂曠曠欲弑其母不此能為辨明矣致其靈公聽南子
靈公之舉乎自占讒婦之誣言其子多矣考之二實錄也
以春秋至趙之何納猶
與然以子之名何納猶

得事此情謝公亦無殺母之事張氏取二劉之說也
然則申生則曠之賢否雖異而晉
獻衛靈之聽讒則同故皆書世子

衛公孟彊出奔鄭

齊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宋華元之疾皆以明年自
蕭奔鄭事見罕達伐宋下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不

會公于比蒲來而

年矣於是在比蒲則以季孫斯叔孫州仇之墜費郈

非邾婁子會
則書而譏亟也大蒐之禮五年一為若數于此

也故曰春秋書蒐止此大蒐于昭八年○邾子來會公皆非

城莒父及霄

故懼而城晉助范氏

為謝氏曰方墜費郈又城莒父去冬杜曰闕文范曰
未詳何曰之資而已○此年去冬杜曰闕文范曰
行粥羔肫者不飾男女異路無拾遺齊懼比而
事魯饋之或樂以無冬者坐受女樂令聖人去冬陰
朝故賤之或其或說無冬者坐受女樂令聖人去冬陰
臣之象也其

附錄

是年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百泉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邾隱公來朝子貢觀

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王其先亡

以平為哀七年

朝止此

麋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公羊也昌為不其言其所食漫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命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事楚曰存亡有

矣然胡子豹乘楚之約盡俘其邑之近

自滅而後人滅之非滅之者獨有罪也

委命者既以歸罪豹而不能死位而與歸也

夏五月辛亥郊

月周五月得二也

吉故五月也

壬申公薨于高寢

成是以卒凡十四公得正而薨者惟莊宣

鄭罕達帥師伐宋

事取地以與之

宋向之取其秋宋公伐鄭十年安宋人伐鄭十二年

已焉二國之備怨如此正與隱公初年公馮之後

類事相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許氏曰齊衛新與鄭宋同盟叛晉故為宋出

出故五氏垂葭之次皆為伐晉於此時從齊方堅不應

齊救宋以仇鄭許氏

邾子來奔喪

喪非禮奔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不稱夫人不稱夫人也 **不稱夫人** 不稱夫人也 **何哀公**

之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 **不稱夫人** 不稱夫人也 **何哀公**

雖行既未君故不稱夫人也 **不稱夫人** 不稱夫人也 **何哀公**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來會葬

左氏 葬非禮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具乃克葬 吳穀作

此條詳

辛巳葬定妣 不稱小君 **公羊** 定妣何以書葬未踰年

公羊曰有子則廟則書葬曾子問並有喪則如

後

諸家皆以為哀未踰年故止書卒書葬而不書

夫人不書薨不書小君此皆因諸僭禮而為之辭

其實子雖踰年成君亦不可備夫人之禮也其備

冬城漆 不書不時告也 **左氏** 不書不時告也

城漆謀伐不務善隣而以土地之故勞民力啓隣

怨謀國如此

如定公在位十有五年當其初立受國於季孫意

於元不即正其罪其異於桓宣者無幾於春秋

卒其初年陪臣執命公尊獎亂臣之惡其辭嚴矣然

既奔其後三桓亦微使子為政綱紀粗立正當可

以有為之時然會于夾谷而致侵田之歸行乎季

孫而墮都之謀雖能而明禮義之教惟門兩季

保其言得之矣至其末年會牽會洮城莒而不能

無非助益弱官哉 **春秋會通卷之二十三**

敬也夏四月郊書不時也四卜非禮五卜漁也全曰牲
傷曰牛已牛矣其尚卜免之四卜也嘗置之上帝矣故此
而後免之不時位冢宰攝國政行天子之事也魯何賜以
王成王追念周公大專然則可乎孔子曰魯郊禘非禮也
郊祭得郊禘大專然則可乎孔子曰魯郊禘非禮也
重祭得郊禘大專然則可乎孔子曰魯郊禘非禮也
以康周其衰矣哉天子祭而賜以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
庶人祭其祖也哉天子祭而賜以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
而人祭其祖也哉天子祭而賜以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
命而發其言也失禮之中又失禮焉者則書於策其失由性
之出義大矣垂訓

秋齊侯衛侯伐晉

師及齊師不書非孔圍鮮也人帥賤故不書蒲陳氏伐夷儀不
氏伐河內不書書次垂葭公會齊衛于牽帥狄師襲晉
戰于絳中猶不書書也諸夏之無君春秋誠有不忍書也
必於齊鄭而後書春秋為之蓋將終焉是故春秋無伯初諸侯亦齊
王者齊鄭而後書春秋為之蓋將終焉是故春秋無伯初諸侯亦齊

鄭宋魯衛
亡春伯也王道既盡伯統復以伐之奉王春秋正天下而諸侯之至

止三晉文元年諸侯之伐晉秦晉之爭外與國伐晉者
伐晉雖一元年諸侯之伐晉秦晉之爭外與國伐晉者
書遂尚未絕時諸侯之伐晉秦晉之爭外與國伐晉者
於列國矣得此也至是而直書二國伐晉晉無異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附錄

吳大宰如滋夫行成莫如子將句踐能親而於不聞失
樹德不莫如滋夫行成莫如子將句踐能親而於不聞失
人親不存之勞與我同壤而為仇讎於不聞失
取將又存之勞與我同壤而為仇讎於不聞失
不行之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冠離以是求伯已姬
十年之外吳其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冠離以是求伯已姬
吳人越不書吳其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冠離以是求伯已姬

事夫越不書夫復讎氏以天下之大義也乾時之役胡氏
故夫越不書夫復讎氏以天下之大義也乾時之役胡氏

以為若為復讎率事則當書公以夫之今乃設而不
不書母乃掩孝子之美乎竊嘗論之夫不能勞之而
戴天兄弟之難不反兵力之所不能勞之而設不
猶且寢苦於戈無時而終事今夫差於平向踐可殺
而不殺乃利其厚賂說其身甘言而許之乎陷於其
術中而不悟卒至亡其身國於仇人之手此乃大
不孝者尚何復讎為榮之也哉
秋不書微其事以深責之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

漸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

句繹句繹邾地**哀**伐邾將伐絳邾人愛其土**穀**取漸東田

也及各盟其所得也**國**季孫不得田故而不盟何

列書三卿哀公得國不張公室三卿並將魯衆悉行伐

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已不與焉適越之辱將矣定公之

知以禮為國之故也邾在邦域之中不加於自辱焉不

相繼伐之既取其田而強與之盟不加於自辱焉不

盟其所得也莫強乎季孫何獨無得而昭公罪陽虎囚桓

其昭公伐意如叔孫氏救意如而昭公罪陽虎囚桓

邾田孟孫氏救桓子而陽虎奔今得**張氏**之師曰以區區

伯強叛人邑三取其田而無王

蓋目謂猶君矣張氏取此說然恐非事實謝氏曰

邾之土地也書取罪其不義也書漸東沂西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國**初衛侯遘於郊子南僕曰

謂之對曰郢不厚夏衛侯公卒夫曰命公子郢為太

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乃立

滕子來朝按滕來朝止此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國**六月晉趙鞅納衛

統八人衰祭偽自衛逆者**公羊**曰為不言入于戚使太子

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

春秋舍齊秦楚外無能與晉者蓋無能與晉
敵也今以葛爾之鄭而晉趙欽及之戰雖勝不武
矣書而夷晉於列國也况趙欽既勝而爭功故群
下皆自伐其不復振也宜哉謝氏以為罕達為衛
討蒯曠趙欽為蒯曠樂之故
二師交戰于鐵未可知是否

冬十月葬衛靈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

公子駟○蔡侯告大夫蔡納聘而納師師畢入眾知之

遷于州來○蔡侯告大夫蔡納聘而納師師畢入眾知之
今殺駟以說言不時遷駟于吳○雖請遷于吳而中
悔吳人納聘而師畢入哭而遷墓如此則實吳人之所
遷也而經以自遷為文何也楚既降蔡使疆于江汝蔡
人聽命而還師矣復楚請遷于吳而自悔也其謀
之不臧甚矣夫遷國大事也盤庚五遷利害甚明衆猶
介于吳楚二大國之間背楚復楚誰為文而殺公子駟則書
執政其誰之名也故經以自遷為文而殺公子駟則書
大夫而稱國言君與用事大臣擅殺之也故駟與獵則
以請遷于吳為非者乎而委之罪以說誰敢復有盡忠
而與謀其國者哉

春秋書
遷止此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為子圍父知其不義故推齊人○齊國夏曼姑帥師圍戚
師為子圍父知其不義故推齊人○齊國夏曼姑帥師圍戚
也此為其為伯討柰何曼姑受命乎曼姑帥師圍戚
之義為無道靈公逐蒯曠而立曼姑帥師圍戚
曰可為無道靈公逐蒯曠而立曼姑帥師圍戚
是父事行乎家事也上以家事辭王父命以王父命
以王事辭家事也上以家事辭王父命以王父命
子不圍父也○不繫戚○蒯曠前稱世子者所以深罪
於衛者子不圍父也○不繫戚○蒯曠前稱世子者所以深罪
乎若可立則蒯曠為父也○齊為首罪齊人與衛之為惡而
黨之也兵圍戚也○仲主以齊為首罪齊人與衛之為惡而
亂臣賊子之法也○仲主以齊為首罪齊人與衛之為惡而
廟制昭常為昭穆常為穆穆不從祖又孫氏王父之字考於
維由嫡孫當立然非有靈公之命安得云受之王父辭
父命哉故冉有謂子貢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
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伯夷以父命為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伯夷以父命為

哀公

尊而讓其弟叔齊以天倫為重而讓其兄仲尼以為求
仁而得仁者此然則為輔者奈何宜辭於國曰若以父
為有罪將從王父之命則有社稷之鎮公子在焉焉得
其君以無罪則國乃也子之所有也天下豈有無父
之國哉而使父我立乎其位如子則言順輒事成矣是故
輒辭其位以拒父則衛之臣子舍爵祿而去之可也烏
有利其位以拒父則衛之臣子舍爵祿而去之可也烏
有父不慈子不孝爭利其國滅天理而不可為者也
張氏許氏曰觀乎蒯瞶之亂則齊景之不伯可知矣晉
助子圍以君臣稱兵而蒯瞶為臣伐君衛以父子爭國而齊
君子是圍以知齊之將亂也

不事以晉首兵者善晉之討逆也衛事以齊首兵者
也臧不書圍父也彭城書宋者正彭城歸于宋
靈社不為不絕文姜不為不制父也謝氏得之
行于下三事相類然蒯瞶
事與文姜不同其說非是

夏四月甲午地震

於此詳見文九年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桓僖乎言桓僖親盡
而廟不毀宜為天所災
公羊立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
言及敵也何復見也何以不

胡氏

此言五廟自是以衰禮也
或五廟自是以衰禮也
此言五廟自是以衰禮也

極為得之呂氏出於桓公之說本劉氏
也其時號為賢君故亦不毀亦之說朱子嘗辨之矣公
穀事不言及說見雉門下○又密左氏載此年救火
命卒人出禮書季桓子命周人出御書子服景伯至
章不亡也此亦見魯為儒書之國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懼晉比
年四城
胡氏許氏曰所城近敵邑兵役相繼可謂不
異弗圖而取田城邑兵役相繼可謂不

哀公

公

附錄 **左氏** 是年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較范氏圍

稷部逆時陰人荀寅士
春晉圍栢人荀寅士
吉射奔齊晉范氏亡

五年春城毗此公作**左氏** 晉也備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左氏 衛之故也遂圍中

必討其伐曹非宋也疑
蓋討范氏之黨則師出庶幾有名耳謝氏以此作
伐衛為蒯瞶未入故亦是一說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杵公**左氏**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

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有憂虞則有疾疾亦姑諱

樂何憂乎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駒子立荼真群公子
於萊秋景公卒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黯奔衛公子

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張氏曰景公自襄之二十六年即位至今五十
八年矣前有晏嬰後有孔子之說公亦說之矣而卒不能
用卒致身死君臣後子死國亂會未十年陳桓弒簡
公而後其社稷退真范祖禹所謂治愈久而政愈弊
年而進其德而退者景公之卒葬書于春秋豈不
為遠慮者之戒歟

六年春城邾瑕瑕公作**左氏** 許氏

哀十一年城邾瑕父縣北有邾婁城元
高城六年間凡八城邑皆既不得事晉諸侯仿爭是以
修其政如治城者則天書城邑以著魯無德政勞民焉是
以歲之三城以來歲書城邑以著魯無德政勞民焉是

如後雖城
已下復志矣
左氏 書城止此條公羊
以為取邾邑非也

長公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國

晉伐鮮虞治

吳伐陳

國

吳之入楚也

使召陳懷公

懷公朝國人而問

於兵暴如奔而未見德焉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怨陳師于城父

張氏

夫差修怨

春秋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國

齊陳乞僞事高國言每朝必

謂諸大夫曰二子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陳乞鮑救及大夫人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子阿若變長立少罪既受陳氏齊殺其大夫高厚齊來命又不能全書名罪之陳氏齊殺其大夫高厚齊來奔齊陳乞弒其君荼

張氏

其顧命力不足以衛上委君

叔還會吳于相

張氏

許氏曰叔還以吳在相故往會之始

以衰弱御以魯政之不脩務專吳親以資其力君子志祖之會知魯之將有吳患矣

楚子于陳一也而春秋狄吳何哉伐我之兆見於此矣春秋之末臣與春秋狄吳何哉伐我之兆見於後有黃池之兩伯中國為吳魯不得不任其責也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昭王卒惠

後

楚子在城父將救陳有疾卒于城父子闞

與不肯移禍於令尹司馬等亦足見昭王之賢又載子西子期子闞之賢故楚不終衰

不越望楚江漢沮漳楚之望也孔子曰三代命祀祭道矣此足以証諸侯不當三望之事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茶公

國

陳僖子使召

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而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悼公稽

書法與國無知同皆罪其君不待以公子之道使
之與參通此條公羊當國之論非乞至其載陳乞本
可獨詳於左氏有以知春秋據經守正死胡氏
末矣蓋當廢立之際大臣惡里克陳乞事正同
詳矣然後可不然必陷於大臣惡里克陳乞事正同
則然後可不然必陷於大臣惡里克陳乞事正同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宋師侵鄭鄭張氏按老宋

鄭始因隙地以啓兵爭卒致各取其師以

遲其殺人之志所以詳其交爭之實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晉師侵衛

夏公會吳子郢衛晉師侵衛

我嘗不可曰晉後宋且魯先王未之有也徵百牢
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夫過十懼吳王
十一年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周之師也
禮上物不君過十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周之師也
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景伯曰
詔召季康子康子而貢辭曰棄疾於我乃與之景伯曰

出侯何也對曰豈豈可為禮也寡君既命焉其老豈命於

諸侯苟不以禮豈豈可為禮也寡君既命焉其老豈命於

其節大禮也哉有治禮也寡君既命焉其老豈命於

為節大禮也哉有治禮也寡君既命焉其老豈命於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張氏

也特謀之國子服景伯曰小國所以事大信也二德者大

孫曰執二王帛者為國何如小國所以事大信也二德者大

塗山執二王帛者為國何如小國所以事大信也二德者大

可乎不樂也知必危何故不言者無德也對曰唯禹合諸侯

三茅成子請告於吳不伐邾許及范門猶同鏡如邾而夫

益來邾其公宮及於我許及范門猶同鏡如邾而夫
入邾其公宮及於我許及范門猶同鏡如邾而夫
之執事以日魯弱晉而諸侯遠焉恃其衆而皆威之不盟
夏盟于郟以魯弱晉而諸侯遠焉恃其衆而皆威之不盟
事君且魯弱晉而諸侯遠焉恃其衆而皆威之不盟

以私奉貳唯之君
圖之吳子從之
故不絕之重也
為絕之重也
故不絕之重也

有外焉
國之其大惡也
國之其大惡也
國之其大惡也

操為不邦人國下國之有
操為不邦人國下國之有
操為不邦人國下國之有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伯陽即位好說田亡曹師救曹
伯陽即位好說田亡曹師救曹
伯陽即位好說田亡曹師救曹

政疆晉人伯陽即位好說田亡曹師救曹
政疆晉人伯陽即位好說田亡曹師救曹
政疆晉人伯陽即位好說田亡曹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殿曹人話之曹伯陽歸
殿曹人話之曹伯陽歸
殿曹人話之曹伯陽歸

不遂滅曹伯陽歸
不遂滅曹伯陽歸
不遂滅曹伯陽歸

也而霸弋不之殿
也而霸弋不之殿
也而霸弋不之殿

聽也而霸弋不之殿
聽也而霸弋不之殿
聽也而霸弋不之殿

思子能諱言秋輕重之實猶而奸弋宋書宋公訪入曹以曹伯陽歸
思子能諱言秋輕重之實猶而奸弋宋書宋公訪入曹以曹伯陽歸
思子能諱言秋輕重之實猶而奸弋宋書宋公訪入曹以曹伯陽歸

周之陳氏也按楚滅也何諱乎同春秋之諱力公羊曰不言滅
周之陳氏也按楚滅也何諱乎同春秋之諱力公羊曰不言滅
周之陳氏也按楚滅也何諱乎同春秋之諱力公羊曰不言滅

道也詩也陽天繫下之檜於王也於曹之卒篇曰思治
道也詩也陽天繫下之檜於王也於曹之卒篇曰思治
道也詩也陽天繫下之檜於王也於曹之卒篇曰思治

也陽天繫下之檜於王也於曹之卒篇曰思治
也陽天繫下之檜於王也於曹之卒篇曰思治
也陽天繫下之檜於王也於曹之卒篇曰思治

也陽天繫下之檜於王也於曹之卒篇曰思治
也陽天繫下之檜於王也於曹之卒篇曰思治
也陽天繫下之檜於王也於曹之卒篇曰思治

也陽天繫下之檜於王也於曹之卒篇曰思治
也陽天繫下之檜於王也於曹之卒篇曰思治
也陽天繫下之檜於王也於曹之卒篇曰思治

也傷天下之無也春秋莫強於於定哀之際文武之
所褒大諸侯之漸也齊陳乞弒其君荼則齊之歸于
也夫晉嘗謂然於此矣興滅國繼絕明修廢官卒
此逸民甚好於不書滅之義亦不伐之也

吳伐我

不之曰非也所托也君則違之夫適人難乎王也
死之無以與立必欲覆宗國不亦難乎問以於所
魯維無與是必欲覆宗國不亦難乎問以於所
齊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齊晉之胥餘亡齒寒君
也或有人因於吳師至吳竟田焉拘人伐之武城
吾水及吳師來而與之戰好焉人懼武城者曰何
對曰吳師來而與之戰好焉人懼武城者曰何
甲叔子克與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析朱鉏於蠶王
車必使能與戰未私望也七百人舍于宗遂次王
虎欲宵攻王舍私望也七百人舍于宗遂次王
有若士不焉如已稷也乃止之謂子孫曰一不足
殺國士不焉如已稷也乃止之謂子孫曰一不足

成將盟景伯及而人圍宋下易子而食折骸也而
下之盟將歸也矣請而待人之不盟也還國也而
道險猶將歸也矣請而待人之不盟也還國也而
伐盟者請之也宋亦急矣欲盟城下則曰有城何
深也楚人圍宋亦急矣欲盟城下則曰有城何
可從也晉師從齊侯致饋晉盟與不國者其未
能少待城借一城之下盟于侯致饋晉盟與不國
使有少待城借一城之下盟于侯致饋晉盟與不國
與有少待城借一城之下盟于侯致饋晉盟與不國
能少待城借一城之下盟于侯致饋晉盟與不國
使有少待城借一城之下盟于侯致饋晉盟與不國

侵削以禮義而自強偷其生惜而深諱之此以爲
後春秋謀國之言四鄙不
侵削以禮義而自強偷其生惜而深諱之此以爲
後春秋謀國之言四鄙不
侵削以禮義而自強偷其生惜而深諱之此以爲
後春秋謀國之言四鄙不
侵削以禮義而自強偷其生惜而深諱之此以爲
後春秋謀國之言四鄙不

至國都則其說本蘇氏謝氏公羊注以爲然觀左氏
國都則其說本蘇氏謝氏公羊注以爲然觀左氏
國都則其說本蘇氏謝氏公羊注以爲然觀左氏
國都則其說本蘇氏謝氏公羊注以爲然觀左氏
國都則其說本蘇氏謝氏公羊注以爲然觀左氏
國都則其說本蘇氏謝氏公羊注以爲然觀左氏

下國都則其說本蘇氏謝氏公羊注以爲然觀左氏
下國都則其說本蘇氏謝氏公羊注以爲然觀左氏
下國都則其說本蘇氏謝氏公羊注以爲然觀左氏
下國都則其說本蘇氏謝氏公羊注以爲然觀左氏
下國都則其說本蘇氏謝氏公羊注以爲然觀左氏
下國都則其說本蘇氏謝氏公羊注以爲然觀左氏

是國都則其說本蘇氏謝氏公羊注以爲然觀左氏
是國都則其說本蘇氏謝氏公羊注以爲然觀左氏
是國都則其說本蘇氏謝氏公羊注以爲然觀左氏
是國都則其說本蘇氏謝氏公羊注以爲然觀左氏
是國都則其說本蘇氏謝氏公羊注以爲然觀左氏
是國都則其說本蘇氏謝氏公羊注以爲然觀左氏

夏齊人取謹及闡作闡僂公孫之齊悼公之即位而逆之季康子
夏齊人取謹及闡作闡僂公孫之齊悼公之即位而逆之季康子
夏齊人取謹及闡作闡僂公孫之齊悼公之即位而逆之季康子
夏齊人取謹及闡作闡僂公孫之齊悼公之即位而逆之季康子
夏齊人取謹及闡作闡僂公孫之齊悼公之即位而逆之季康子
夏齊人取謹及闡作闡僂公孫之齊悼公之即位而逆之季康子

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譏也
有書四鄙者今齊師及清涉泗水何城也
不亦書伐我何也傳說復于高宗曰愷甲
也縮則為老師之甥嘗壯在曲直而自
也請師于吳曲在我也及歸其君來齊人
辭吳師曰直在齊曲在我也及歸其君來
義大張氏曰伐我者欲省人何師之由
矣

夏陳轅頗出奔鄭
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
逐之故出也道謂其族轅而具曰進何體梁稷暇脯焉喜
曰何其給也曰春秋書成而具曰進何體梁稷暇脯焉喜
張氏附許氏以刻下託公以營私者之戒也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
敗績獲齊國書至為郊戰故公會吳子胥門伐齊五月克博
上軍宗樓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不將

行命其徒具舍玉東郭書曰三戰必此於三矣陳如
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齊師
敗高子國子陳敗晉門巢王卒助之八百乘甲首三以玄纁
孫夏閭使大史固歸國子華車八百乘甲首三以玄纁
于組公使大史固歸國子華車八百乘甲首三以玄纁
加季孫帶焉書于其小勝天若不識不喪何言伐而
齊至無日矣守公與伐而不與戰也
戰不與

此戰以國書主之者吳之來伐齊人皆知其不
可禦而必敗矣苟能全民兵嚴守備屈之義而
勿與交鋒則齊兵可以坐息有未解甲而却之矣今乃以
伐魯方歸之獲為國大殃是故艾陵之戰以國書主
之者深罪之也謝氏之說故艾陵之戰以國書主
狄主中國者恐非也春秋書戰
書獲止此齊魯交兵亦止此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

叔齊出奔宋
初齊出奔宋子初使疾于宋子朝其姊嬖子朝出孔文

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
初妻之姊寘於輦而為之一宮如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

恥是二遺疾也故出衛人立遣使宰孔姑也疾即

附錄

也遺疾也故出衛人立遣使宰孔姑也疾即

歸也退命家而李桓子卒遺言謂之將止矣甲兵之事未聞之

孔子康子而孔子召冉求年六十八矣然齊終不能孔子召

刪詩亦不樂求弟乃蓋三禮焉

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也何子之禮施取行而法則周公

則雖以其田欲苟而將不足且訪焉弗聽春欲用別其賦及家

之典在若田欲苟而將不足且訪焉弗聽春欲用別其賦及家

故言田賦者若今漢家一書井錢之田賦者敏取用其財物也

言田賦者若今漢家一書井錢之田賦者敏取用其財物也

賦十郭里巷亦有一乘井漢家一書井錢之田賦者敏取用其財物也

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過什募一強兵用古者田賦公過什一也

君執稅與不自宣公初稅畝後君執與足之何其徹也何有若對曰

不猶不賦里故又入而量其夫先王制田籍而復什一矣至是而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出馬一六匹牛三頭乎此其前後自相安也况家財為

是墮黨而崇謙也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
擇或者難以伯乎語說乃善衛侯而執衛君誰敢不

宋向巢帥師伐鄭

宋向巢帥師伐鄭取錫殺元公孫遂圍郟十二月鄭罕錫

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人爲之城
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孫遂圍郟十二月鄭罕錫

兵亦自皇瑗取鄭師之後書宋公宋人伐鄭者再宋
鄭人之族而後釋然矣而向巢之師復起是必欲殺平

冬十有二月螽

今十二月螽仲尼曰火伏而後螽者畢

置閏十二月初尚温故有螽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郟

宋向巢救其

夏許男成卒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公會黃池

先及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六月越子伐吳疇無餘詭陽

殺也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無餘詭陽越子至復

戰大敗吳師于王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幕下秋七月辛

丑盟伯趙鞅呼先司馬曰於周室我爲長事未成二臣於姬姓

也建日肉食者無墨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夫差欲伯中且尊

德輕不自去其儲號而稱之子以先晉人諸侯故使承而書之

平公不書恥之故不錄會子以言令諸侯故使承而書之

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伯何會兩伯之言重吳也

言及齊侯齊侯主是會則天知此言及吳子伯何會兩伯之言重吳也

夷狄之族而無道敗齊侯臨則諸夏冠帶之國反背天子而事

主會文也吳以尊事天子故深爲諱詞使若大晉禮義會

兵子使若晉主會當見不往爲主之文也伯方不與夷狄

三子獨止之而屬其臣曰夫人率其君與行占人之道二
過則謝小人之謝過也於是以文君之謝過也仲尼一言威
天下莫大於理而強眾不與焉

晉趙鞅帥師圍衛

殺於衛師圍衛不許晉人
齊能服則徒已矣
已晉伯主而國者惟宋襄圍曹趙鞅圍衛而
殺於衛師圍衛不許晉人
齊能服則徒已矣

齊人來歸鄆龜陰田

齊人來歸鄆龜陰田
齊人來歸鄆龜陰田
齊人來歸鄆龜陰田

晏子歸

晏子歸
晏子歸
晏子歸

齊人來歸鄆龜陰田

齊人來歸鄆龜陰田
齊人來歸鄆龜陰田
齊人來歸鄆龜陰田

齊人來歸鄆龜陰田

齊人來歸鄆龜陰田
齊人來歸鄆龜陰田
齊人來歸鄆龜陰田

定公

也讀昭定哀之春秋而遂知伯烈之壞也晉伯復盛
於悼公浸衰於平昭而功著未中夏故然者一壞也
九君之業無積累之功存亡未中夏故然者一壞也
千尋之木物能鳴呼廢興之存亡未中夏故然者一壞也
生焉嘗大原晉事之蠹之顛末必其先所由喪也
之微也遂弱自召夷狄有楚弗攘有吳弗抑二強並
立伯權滅徐陳伐焉北而八國之眾不師能旅強至
于戎蠻滅徐陳伐焉北而八國之眾不師能旅強至
吳滅巢滅徐陳伐焉北而八國之眾不師能旅強至
會吳咤然操方伯之失伯實而夷狄之列國命晉春秋
是絕筆焉然操方伯之失伯實而夷狄之列國命晉春秋
合夷靈宋景公抑晉其國皆強侯之先張也命晉春秋
景衛靈宋景公抑晉其國皆強侯之先張也命晉春秋
楚今也齊景公抑晉其國皆強侯之先張也命晉春秋
非攘臂以從齊者抑晉其國皆強侯之先張也命晉春秋
夫坐而失衛魯執宋仲樂初黎而失齊盟於鄭會而失
鄭是矣以齊得衛荀寅取諸侯而失齊盟於鄭會而失
安甫矣宋則與齊盟于沙次則與齊盟于沙次則與齊盟
會于牽矣宋則與齊盟于沙次則與齊盟于沙次則與齊盟
晉矣則晉之失與齊會于沙次則與齊盟于沙次則與齊盟
侯安矣則晉之失與齊會于沙次則與齊盟于沙次則與齊盟
先大夫得之肅其原忠以輔公之先叛也曰齊諸臣治諸
家多門各求封殖而削弱之禍歸宗國自趙鞅
取衛貢之盟自魏舒南面而韓不歸宗國自趙鞅
顧踐上之魏斯韓自魏舒南面而韓不歸宗國自趙鞅
而趙籍之魏斯韓自魏舒南面而韓不歸宗國自趙鞅
伯乃大勝而義微也曰晉之禮素成矣則夫晉之失
擅乎利而曾使蒙執此上晉之禮素成矣則夫晉之失
鞅請冠而三卿亂國或取季孫無出或索而昭公弗納
鄆爭貢而三卿亂國或取季孫無出或索而昭公弗納
或求蔡侯之貨而亂國或取季孫無出或索而昭公弗納
人籍為口實孟子曰楚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晉伯
之衰又誰咎哉此春秋之所謹義利而國危矣晉伯
人欲之分正君臣上公之位而示後世以防微杜
漸反本登源之道也一年至哀公昭二十一年卒
即位至是凡三十一也

葬許元公○九月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左氏

乃見故不衆星皆沒而次穀梁字者何彗星也其言
何以書記異也庭於此日見與日爭明諸侯伐主與法
滅絕之象

盜殺陳夏區夫作區公○十有二月螽張氏曰此年九月
盜殺陳夏區夫作區公○十有二月螽張氏曰此年九月

胡氏說此吳亡之徵也詳見昭十七年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春秋左傳卷四十七

十四年春西狩獲麟

自蟲又比年十二月自月陰陽錯亂之甚當此君臣亦可以
應也春每在十日二月月傳以賦而比年三書此至不特年三
啟於春已矣民力已窮天大命已去春終也
心於魯已矣民力已窮天大命已去春終也

嘉人仲尼觀之曰麟也
瑞之無時無明之
常職者不書狩者大固所以為終也
野在魯西故曰西狩也
者為新采者則微也
不為獲麟大者則微也
來哉反袂拭面曰有麟也
子曰噫天袂拭面曰有麟也

子曰噫天袂拭面曰有麟也
詞一何隱祖之祝予西涕沾袍而角獸也
始乎以終乎之哀十聞也所見異詞曰吾道窮矣
義一何隱祖之祝予西涕沾袍而角獸也

曰即傳云為孰矣是也
狹於王道備欲見秋撥亂言為三則記異詞曰吾道窮矣
麟於王道備欲見秋撥亂言為三則記異詞曰吾道窮矣

有之不使故引麟大取之也
明之使故引麟大取之也
違後天至事出圖洛應也
違後天至事出圖洛應也

動志也動而有見乎此義氏後天子也
動志也動而有見乎此義氏後天子也

為妖而近見乎此義氏後天子也
為妖而近見乎此義氏後天子也

趾者應也唯為妖而近見乎此義氏後天子也
趾者應也唯為妖而近見乎此義氏後天子也

父相感有也夫衰道微暴行交作明臣先公化而麟至見乎此
父相感有也夫衰道微暴行交作明臣先公化而麟至見乎此

思道武帝賚良藥得金於滕之巖周公欲以麟道正君者倫氣植壁
思道武帝賚良藥得金於滕之巖周公欲以麟道正君者倫氣植壁

感而舍王疾愈得志金於滕之巖周公欲以麟道正君者倫氣植壁
感而舍王疾愈得志金於滕之巖周公欲以麟道正君者倫氣植壁

遺天祥蓋有勇夫志士精誠所感物致曰星已應召物
遺天祥蓋有勇夫志士精誠所感物致曰星已應召物

于野亦與來出哉蕭韶九奏鳳儀于廷曾史成經麟出
于野亦與來出哉蕭韶九奏鳳儀于廷曾史成經麟出

常理亦與來出哉蕭韶九奏鳳儀于廷曾史成經麟出
常理亦與來出哉蕭韶九奏鳳儀于廷曾史成經麟出

常理亦與來出哉蕭韶九奏鳳儀于廷曾史成經麟出
常理亦與來出哉蕭韶九奏鳳儀于廷曾史成經麟出



至正辛卯仲冬 虞氏明復齋刊



我曰樂以養和易以明變如垂教亦備矣則易為作春秋知
 是故其惟春而秋乎何約乎觀史子曰深切者明也道
 足徵也我觀九道幽厲傷之復舍王何適矣何以絕筆於
 隱公三綱淪道終乎聖人之於天聖道命也何用撥亂反
 獲麟不謂其命也天世王而春秋聖人之於天聖道命也何
 正之無書考諸世以王而春秋聖人之於天聖道命也何
 神治而無疑百諸世以王而春秋聖人之於天聖道命也何
 家莫治乎春秋故君無所求而樂乎此也無所格而身當
 何莫治乎春秋故君無所求而樂乎此也無所格而身當
 孟子曰百有餘歲若顏子則見而樂乎此也無所格而身當
 知之子由孟子而若顏子則見而樂乎此也無所格而身當
 出於人則亦有者不得已焉耳矣
 焉耳則亦有者不得已焉耳矣

附錄 終義舜之君諸未秋則為春秋撥亂是出反諸正莫
 子樂道堯舜之道與聖君亦樂乎堯舜之樂乎堯舜之樂乎
 制春秋之義於春秋之義於春秋之義於春秋之義於春秋之義於

敬 始於春秋之義於春秋之義於春秋之義於春秋之義於春秋之義於

瑞麟亦以文不其安而或氏麟春皆氏王之
 慶有子之是但謂絕筆矣蓋亦祖而孔子致麟之說本於應氏
 所傳春秋當道衰也兆朱子之然孟子推之麟治則亂章
 胡氏出信之誠有治見也陸氏亦以獲說

麟亦以文不其安而或氏麟春皆氏王之
 慶有子之是但謂絕筆矣蓋亦祖而孔子致麟之說本於應氏
 所傳春秋當道衰也兆朱子之然孟子推之麟治則亂章

麟亦以文不其安而或氏麟春皆氏王之
 慶有子之是但謂絕筆矣蓋亦祖而孔子致麟之說本於應氏
 所傳春秋當道衰也兆朱子之然孟子推之麟治則亂章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春秋諸傳會通/[元]李廉撰.—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12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3297-5

I. 春… II. 李… III. 中國—古代史—史籍—注釋—春秋時代 IV. K225.007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6)第122253號

ISBN 7-5013-3297-5



9 787501 332977 >

書名 春秋諸傳會通(全十二冊)
著者 [元]李廉 撰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 Btsfxb@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造紙 華寶齋
印刷 杭州富陽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一三五
版次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一〇〇

書號 ISBN 7-5013-3297-5/K·1339
定價 四三二〇圓



矣春秋義存君親故特諱而不書詳見宣元年經
子我曰齊服義而來歸之故書來歸謝氏曰書來者
非我求之於齊齊人至嘗歸之德之悅服人心左
矣參諸家當以穀梁及史記謝過之餘說為正其心
氏所載夫子請齊歸汶陽之語失之使仲來歸為
下○又○孔子請齊歸汶陽之語失之使仲來歸為
季氏宰墮三都蓋聖人為大同憲十二年齊景服義
以王道用魯而三家墮邑所謂變化齊魯之幾略
此見於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師師圍郕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師

師圍郕作郕誤也左氏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若

公右侯武叔既定使郕武叔懿子圍郕弗克非秋二
復圍郕弗克也孫謂郕工師曰臣赤曰郕非秋二
憂社稷之患也孫謂郕工師曰臣赤曰郕非秋二
必言矣叔孫求事於齊之侯曰臣赤曰郕非秋二
齊使至齊人將與郕人為之齊侯曰臣赤曰郕非
易子不齊人將與郕人為之齊侯曰臣赤曰郕非
矣子不齊人將與郕人為之齊侯曰臣赤曰郕非
此齊人欲以易於齊與郕人死也猶是也且蓋多
介我侯犯之請行許也侯犯齊人將與郕人死也
免我侯犯之請行許也侯犯齊人將與郕人死也

門以備不虞侯犯之請行許也侯犯齊人將與郕人
有司觀郕侯犯之請行許也侯犯齊人將與郕人
介我侯犯之請行許也侯犯齊人將與郕人
免我侯犯之請行許也侯犯齊人將與郕人

命三出而後失矣臣強其逆而後其甚則其失矣
亦其理宜矣春失矣臣強其逆而後其甚則其失矣
諸人故所惡矣春失矣臣強其逆而後其甚則其失矣
後也凡此類皆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左氏九年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

使向樂如晉盟且逆子梁之亂也尸不自然無疾
不利戴氏晉盟且逆子梁之亂也尸不自然無疾
明樂祁之樂祁也樂祁也樂祁也樂祁也樂祁也

宋公子地出奔陳左氏宋公使公子地出奔陳左氏

變向難難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
扶難而奪之難難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
宋公使公子地出奔陳左氏宋公使公子地出奔陳左

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甲雖亦有頗焉子為君豈不
過出竟石必止子公也五以國宋景公弟也杜氏因也
辰暨仲是石疆出奔陳公弟也亦弟之兄也

母弟是未嘗直指地為景公弟也杜氏因也
遷吾兄之說遂直指地為景公弟也杜氏因也
則書法何以一則曰公弟也杜氏因也

不主母弟稱弟之文於則是以公弟也杜氏因也
公以變難故而失弟則又難通矣且胡氏亦曰宋
以輩行雖為景之弟而其何耶故疑公弟也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南

安南地

叔孫州仇如齊

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故孫若
使邱在君之他竟寡人之何知焉屬與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出奔陳

宋公與也

惡不聽辰請辰忿而將大臣不能臣臣出奔虛請自忿稱弟示首
帥出奔稱名公羊復國言宋者惡仲佗悉欲帥國人所率
亦罪之也公羊復國言宋者惡仲佗悉欲帥國人所率

也出罪之也公羊復國言宋者惡仲佗悉欲帥國人所率
云者罪辰之詞又見仲佗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夫暨者
不己辰之詞又見仲佗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夫暨者

飾大臣之詞又見仲佗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夫暨者
如杜氏胡氏劉氏公穀說則是仲佗石疆為辰所脅
左氏事公穀說則與胡暨齊平字義稍合然又於字義

迹相通如公穀說則與胡暨齊平字義稍合然又於字義
能拒絕而從之故書辰綠母弟之寵權勢隆盛
以至二卿挾之以亂之主而彼從我入出奔書暨者

與之出及者我為之亂之主而彼從我入出奔書暨者
首歸宋公之弟辰而罪之也似主公谷疑得經意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疆公子地自陳入于
蕭以叛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宋公母弟

而不得也三桓既微陪臣擅命憑恃其城數有者三家亦不能制也而仲尼遂墮三都謂地有五里國可小為之兆也推而國諸魯絕世之義諸侯大夫各謹於禮而不以所惡於上者使國絕世之義諸侯大夫各謹上禮下相順而王政行矣故曰夫用者期月而事者有三年陳氏叔孫宣郈季孫墮費是以是為三都之願也孔子之相魯也謂春秋如之用者期月而事者即人心者論也故曰夫用者期月而事者

十年於墮都之齊歸田之如夫用者期月而事者寇然則為司空之宰為司空別五土一年又從司寇孫所重是以三攝行相不違齊人遂懼來歸四邑為及作司化大行季孫攝行相不違齊人遂懼來歸四邑為卯政司化大行季孫攝行相不違齊人遂懼來歸四邑為之徒司馬司空之官乃史傳所載亦多可於是有墮即孔子何做得考空之官乃史傳所載亦多可於是有墮公馬正想元別設於官無其人則三家兼之也鉅出為定桓子而受女樂孔子也便行矣然孔子之相仕也鉅出為及桓子而受女樂孔子也便行矣然孔子之相仕也鉅出為

秋大雩 為之季氏是時自不柰陪臣何故假孔子之力以去之又呂氏曰聖人作而萬物觀同此氣者孰不感仲由以勇銳兼人之心資感於氣所能令蓋聖人在上自議有感動仲由特發之耳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也黃齊地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二月公圍

成公至自圍成 將墮成公斂麋父謂孟孫墮成齊人

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 弗克也國內而書至者成強若列國與動大衆故出入皆告 親征成邑又致圍成天子不親征下士諸侯不

家甚危若錄之非國言圍成不能服不能以國為重而伐小邑則為恥深矣故大爾邊平齊也何以致危

公之宰孔子言圍使若深矣故大爾邊平齊也何以致危 季氏宰孔子言圍使若深矣故大爾邊平齊也何以致危 成弗克越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然後誅少正知

